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史 繹

(三十三)

馬驢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 繹

(三十三)

撰 驪 馬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釋史卷一百四十七

戰國第四十七

韓非刑名之學上

【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漢書〕法家·韓非子五十五篇。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

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

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韓非子】

孤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彊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

臣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卽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則法

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蹟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

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於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奸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五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

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若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饑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客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

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太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鎡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

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願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弟兄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

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被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彊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

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貴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貴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

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王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彊。此之謂王資。旣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彊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彊也。而衡者事一彊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彊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彊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重內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而傲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

則不可攻也。彊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彊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彊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彊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彊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皆避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主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民卑以寡。趣本務而外未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貨財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

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俸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八凡八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閒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功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彊何

謂威彊曰。人君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彊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彊。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子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彊兵。大國之所素。小國必聽。彊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王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不令妄舉。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不使羣臣相爲語。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鬪之勇。無赦罪。不使羣臣行私財。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市諸侯。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